

西洋文明與唯物主義

荒村曉月編

西洋文明與唯物主義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初 版

編 者 荒 村 曉 月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實 價 一 角 二 分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序

前次，胡適之先生在中日教育聯歡會講演，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在他那種和藹可親的談吐中，兩國的人士，都受了很大的影響。

這次，劉弄潮先生在中日教育聯歡會講演，唯物主義底警鐘響了。在他那種誠懇勇毅的態度上，兩國的人士，更受了莫大的感動。

兩位先生，一是多年的實驗主義家，一是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學派不同，面目亦因之稍異。然而在人生的方向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出兩位先生都是同路的。不過一是「一點一

「滴」的前進，一是「聚精蓄銳」的衝鋒罷了。根本上對於東方文化派，都是個睥睨自豪的勁敵！

我不是個實驗主義家，亦不是個唯物主義者，然而却願意做一個反對東方文化派的小卒。我總以為實驗主義與唯物主義，各有各的長短：假使有了前者而沒有後者，彷彿欠一點力量似的。假使有了後者而沒有前者，彷彿現一點孤單似的。若能兼容並收，前後輝映，或者更足以令東方文化派膽戰心驚罷？因此，我就誠懇的，鄭重的，把這兩篇講演輯在一起了。復以這是學術上的關係，不敢把我的恐失原意的筆記，拿來亂真；所以又特別的，恭敬的，把兩位先生的原稿錄出，以普遍的貢獻於中旧兩國人士之前。

末後，謹以我的至誠，代表兩國的人士，謝謝兩位先生的嘉惠於我們。更以我的至誠，代表當時的聽者，謝謝峰旗先生前後兩次流暢自如的翻譯；使我們對於兩位先生的理解，加助不少，因而有此輯的印行。

1926, 10, 18, 荒村曉月序於長春。

目 錄

序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唯物主義底警鐘響了

跋

荒村曉月

胡 適

劉 弄 潮

荒村曉月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爲唯物 (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的 (Spiritualistic)。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却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却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燄。

我們不願「開倒車」的少年人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一種澈底的見解，所以不能沒有一種鮮明的表示。

現在高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人，往往沒有共同的標準做討論的基礎，故只能作文字上或表面上的爭論，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幾個基本觀念來做討論的標準。

第一，文明 (Civilization) 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

第二，文化 (Culture) 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 (Material)，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

精神的 (Spiritual)，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

我想這三個觀念是不須詳細說明的，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人都可以承認的。一隻瓦盆和一隻鐵鑄的大蒸汽爐，一隻舢板船和一隻大汽船，一部單輪小車和一輛電力街車，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質力製造出來的文明。同有物質的基礎，同有人類的才智作動力，這裏面只有個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異，却沒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鐵爐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單輪小車上的人也更不配自誇他的精神的文明，而

輕視電車上人的物質的文明。

因爲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質的表現，所以「物質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一個名詞不應該有什麼譏貶的含義。我們說一部摩托車是一種物質的文明，不過單指他的物質的形體；其實一部摩托車所代表的人類的心思智慧，決不亞於一首詩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質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對的一個貶詞，我們可以不用討論。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1）什麼叫着「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西洋現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人說，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質上和肉體上的享受，而略視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

唯物的文明。

我們先要指出這種議論含有靈肉衝突的成見，我們認為錯誤的成見。我們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之上。提高人類物質上的享受，增加人類物質上的便利與安逸，這都是朝着解放人類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們不至於把精力心思全拋在僅僅生存之上，使他們可以有餘力去滿足他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東方的哲人曾說：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

這不是什麼舶來的「經濟史觀」；這是平恕的常識。人世的大悲劇是無數的人們終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凍與餓。人世的更大悲劇是人類

中西
多
物
多

的先知先覺者眼看無數人們的凍餓，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却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他們吃，叫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則寓言說，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牠吃不着，只好說，「我本不愛吃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說葡萄是酸的；人們享不着物質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而貧賤是可以驕人的。這樣自欺自慰成了懶惰的風氣，又不足為奇了。於是有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索性回過頭去，戕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從自欺自慰以至於自殘自殺，人生觀變成了人死觀，都是從一條路上來的：這條路就是輕蔑人類的基本的欲望。朝這條

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於養成懶惰的社會，多數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滿足，也就不肯進一步以求心靈上與精神上的發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認這種物質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見看來，是建築在三個基本觀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貧窮是一樁罪惡。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樁罪惡。

借用一句東方古語，這就是一種「利用厚生」的文明。因為貧窮是一樁罪惡，所以要開發富源，獎勵生產，改良製造，

擴張商業。因爲衰病是一樁罪惡，所以要研究醫藥，提倡衛生，講求體育，防止疾病的傳染，改善人種的遺傳。因爲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經營安適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潔淨的城市，優美的藝術，安全的社會，清明的政治。縱觀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藝，科學，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殺人的利器與侵略掠奪的制度，我們終不能不承認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這個利用厚生的文明，當真忽略了人類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嗎？當真是一種唯物的文明嗎？

我們可以大膽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

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論的，乃是理想主義的 (Idealistic) 乃是精神的 (Spiritual)。

我們先從理智方面說起，

理智的
也，就科學的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學。科學的根本精神在於求真理。人在世間，受環境的逼迫，受習慣的支配，受迷信與成見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強有力，使你聰明聖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環境裏的一切束縛，使你戡天，使你縮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個人。

求知是人類天生的一種精神上的最大要求。東方的舊文

明對於這個要求，不但也不想滿足他，並且常想裁制他，斷絕他。所以東方古聖人勸人要「無知」，要「絕聖智」，要「斷思惟」，要「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是畏難，這是懶惰。這種文明，還能自誇可以滿足心靈上的要求嗎？

東方的懶惰聖人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所以他們要人靜坐澄心，不思不慮，而物來順應。這是自欺欺人的誑語，這是人類的誇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尋求探討，他決不會露面。科學的文明教人訓練我們的官能智慧，一點一滴地去尋求真理，一絲一毫不放過，一銖一兩地積起來。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門。自然(Nature)是一個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拶